

中国十大禁书

海上繁华梦

〔民国〕孙家振 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导 读

十九世纪末期，清朝即将覆灭的前夜，我国出现了一批鲁迅先生称之为“狭邪小说”的文学作品，《海上繁华梦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它问世后，曾风行一时，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。

《海上繁华梦》写成于晚清末叶，共三集，一百回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上海笑林报馆出版初集、二集排印本；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该报馆出版后集排印本；光绪三十四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，为平装铅印本。此书离现代很近，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。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禁毁小说系列丛书中，只收入《海上繁华梦》初集，共三十回，二十六万余字。

《海上繁华梦》卷首署“古沪警梦痴仙戏墨”。警梦痴仙是作者孙家振（1862—1937）的笔名。孙家振，字玉声，别署海上漱石生、江南烟雨客、玉玲珑馆主等，上海人，通俗

海上繁华梦

小说作家。进入民国，孙家振又创作了《续海上繁华梦》，也是三集，一百回，描写民国初年上海青楼烟巷中的妓女和嫖客的生活，仍然在暴露人情世相中微含劝惩之意。

《海上繁华梦》取材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，它以描写妓院、赌馆为中心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封建阶级、买办势力在半殖民地的上海滩狂嫖滥赌的恶习，揭露了娼妓、嫖客、赌徒之间形形色色的欺骗、敲诈、坑害的卑污行径。

这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：苏州有个饱学秀才谢幼安，一表人才，资质聪颖，十八岁娶齐眉姑为妻，生下二子。他父母双亡后，便绝意进取，做个林下散人。一日，谢幼安自幼同窗、谊结金兰的好友杜家二少爷杜少牧前来约他到上海游玩，二人便结伴前往。

在上海，他们先找到久居上海的好友李子靖，又结识了武科出身的平戟三。从此，他们整日出没于戏楼酒馆、歌场妓院。杜少牧迷恋上妓女巫楚云，挥金如土，想纳其为妾。但巫楚云对杜少牧毫无真情，只为骗其钱财。杜少牧又流连赌场，中了地痞白湘吟设的圈套，带来的三千两银子，一次就输了一千多两。李子靖、谢幼安当场拿获白湘吟灌铅的骰子，替少牧索回钱财。

谢幼安规劝杜少牧不要沉迷嫖赌，让他返回家乡。但少牧不听，仍在烟花巷中厮混。他又与妓女如玉频频来往，如玉接待他只为骗财，只是假意殷勤，而暗中却和嫖客潘少安幽会，被杜少牧撞见，杜少牧方下决心同如玉断绝来往，却又与巫楚云捐弃前嫌，重新和好。

妓女桂天香色艺俱佳，为人善良正直，谢幼安与她十分

投机，又敬重她的品格，便娶她为妾。在新婚的酒宴上，前来贺喜的李子靖讲述了潘少安遭妒被杀和如玉染上毒疮等惨事。杜少牧耳闻目睹妓院中种种齷齪情形，在良友的劝诫下，幡然悔悟，看破嫖赌是个陷阱，毅然返回苏州。

谢幼安身患重病，桂天香悉心侍奉，谢幼安得以痊愈，而桂天香却患病身亡，谢幼安从此断绝了与妓女的往来。众浪子也都去掉寻花问柳的旧习，做个安分之人。

这部作品是晚清狭邪小说中颇有影响的一部，它所描写的十里洋场中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对了解那个时代、那个世界，具有形象性的认识价值。

著名学者胡适曾与作者孙家振有过交往，他在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》中评价《海上繁华梦》和《九尾龟》说：“都只刚刚够得上‘嫖界指南’的资格，而都没有文学价值，都没有深刻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，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，读时无所用心，读过毫无余味。”这见解还是切中肯綮的。

(吕庆业)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 (1)
杜少牧海上游春
-
- 第 二 回 长发栈行踪小住 (11)
集贤里故友相逢
-
- 第 三 回 款嘉宾一品香开筵 (22)
奏新声七盏灯演剧
-
- 第 四 回 升平楼惊逢冶妓 (34)
天乐窝引起情魔
-
- 第 五 回 攀相好弄假成真 (44)
遇拆梢将无作有
-

海上繁华梦

- 第 六 回 熊聘飞智伏拆梢党 (55)
凤鸣岐巧解是非围
-
- 第 七 回 开豪宴浪子挥金 (66)
题妙曲可人如玉
-
- 第 八 回 看跑马大开眼界 (78)
戏拉纆险丧身躯
-
- 第 九 回 龙华寺广结香火缘 (90)
高昌庙盛赛清明会
-
- 第 十 回 一席绮筵香温玉软 (102)
千金孤注蝶舞蛛飞
-
- 第 十 一 回 谢幼安识破机关 (114)
杜少牧脱离陷阱
-
- 第 十 二 回 指迷津凤鸣岐谏友 (126)
接家书谢幼安还乡
-
- 第 十 三 回 荡子临歧话别难 (138)
美人布局迷魂易
-
- 第 十 四 回 吟碧庐端阳开夜宴 (150)
醉红楼消夏订香盟
-

- 第十五回 牢笼有术莲子依心 (164)
来去不由藕丝郎意
-
- 第十六回 大姐晒台骂大姐 (177)
先生妆阁拜先生
-
- 第十七回 茜纱窗下昨夜谁人 (188)
油碧车中深宵底事
-
- 第十八回 怒残花跳槽客去 (199)
争闲气摆酒人来
-
- 第十九回 挹朝爽也是国赏荷 (212)
纳晚凉安垵地品茗
-
- 第二十回 广肇山庄建醮 (225)
宁波总会碰和
-
- 第二十一回 对对和艳婢佯嗔 (239)
双双台痴郎豪举
-
- 第二十二回 撒娇痴致真楼照相 (251)
订盟约福安居谈心
-
- 第二十三回 巫岫云蜜语甜言 (263)
花媚香打情骂俏
-
- 第二十四回 逞豪情点戏一百出 (276)
杀水气摆酒十六台

海上繁华梦

- 第二十五回 白湘吟去而复来 (291)
屠少霞溜之大吉
-
- 第二十六回 阿素遍寻屠少霞 (306)
志和初气颜如玉
-
- 第二十七回 筹节费杜少牧觅友 (319)
借嫖资贾逢辰作中
-
- 第二十八回 现开消挖肉医疮 (332)
假缠绵推心置腹
-
- 第二十九回 杜少甫泛舟寻弟 (345)
李子靖下榻留宾
-
- 第三十回 田舍翁初次入花丛 (356)
痴公子一心迷绮障
-

第一回

谢幼安花间感梦

杜少牧海上游春

沧海桑田几变更，繁华海上播新声。
烟花十里消魂地，灯火千家不夜城。
车水马龙游子兴，金樽檀板美人情。
闲来编作新书看，绮梦迷离细品评。

从来俗语说得好：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”可知“酒”、“色”二字，虽是误人，实是人自己误的。然而繁华之地，偶一不慎，最易失足。即以上海一隅而论，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，洋场十里中，朝朝弦管，暮暮笙歌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，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。在司空见惯的，尚能心猿紧缚，意马牢拴，视之如过眼烟云，漠然不动；而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，处此花花世界，难免不意乱心迷，小之则荡产倾家，大之则伤身害命。何况人烟既盛，良莠不齐，诈伪丛生，是非百出。所以烟花

海上繁华梦

之地，实又荆棘之场，陷溺实多，误人非浅。警梦痴仙生长沪滨，浪游已倦，每一感及，怒焉伤之。因广平日所见所闻，集为一书，以寓劝惩，以资谈助。是故此书之作，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，谓为痴仙之一片警世苦心也亦无可。正是：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千古繁华梦一场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却说苏州有个饱学秀才，姓谢，名景石，字幼安。原籍安徽休宁人氏，因避红巾之乱，徙居姑苏。父名谢阴恩，也是个博学儒生。母金氏，乃慈乡金念董之女。当幼安临蓐的时候，其母梦满堂丝竹而生，因以“景石”二字命名，幼安为号，取谢安石东山丝竹之意。乃至长成，出落得一表人才，堂堂非俗；而且资质甚是聪颖，读书一目数行。因此才名藉甚，远近皆知。十六岁上案元人泮。十八岁娶了西村齐氏女眉姑为妻，一双两好，夫唱妇随，甚是相得。

孰料不多几年，父母忽相继逝世。幼安哀毁逾恒，忽忽不乐。幸家道颇可温饱，遂绝意进取，做一个林下散人。每日里与二三知己玩水游山，名胜之区，足迹几遍。著有《小东山馆纪游吟稿》，自号小东山主，诗笔清新，艺林传诵。膝下二子：长名麒儿，年七岁，已就傅读书；次麟儿，年才五岁。幼安在家，闲暇无事，不是以诗酒自娱，便是与齐氏及两个小儿讲讲家常，谈谈各处山川的风景为乐。

一日，值元宵佳节。齐氏命下人整备酒筵，在花香月满楼与丈夫庆赏元宵。夫妻父子，共是四人，团圆一桌，说说

第一回

笑笑，颇极天伦之乐。两个小孩子，也甚乖觉，你也一杯、我也一盏的敬与父亲。饮至月过花西，幼安酒落欢肠，不觉多用了几杯，玉山颓倒。齐氏命佣妇把残肴收拾，又唤乳娘将两个小孩儿领去安睡，自己与小丫头阿翠掌着灯台，扶了丈夫，一步步同进房来，伏伺着宽了鞋袜、外衣，上床安置。

那幼安是酒醉的人，一经卧倒，早入黑甜。朦胧之间，似有一人手拉手儿，飞也似的出门而去。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自幼同窗、谊结金兰的好友：此人姓杜，名继勋，号少牧，文才出众，人品轩昂，平日之间，最是莫逆。幼安梦中因开言道：“我认是谁，原来牧弟。往那里去？”少牧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去便自知。”幼安心下好生纳闷，因是至交，不便拒绝，顺着脚儿，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程。后到一处，人烟稠密，灯火辉煌，往来之人，衣服丽都，舆马显赫。正在看时，忽然少牧将手一撇，不知所往。

幼安大惊，定睛细视，觉得是从斜里一条小路上去的，放心不下，飞步狂追。却恨那条路曲曲折折、暗暗昏昏的，又狭又险。走了一程，觉着吃力，站住了脚，欲待路人问个信儿。谁知这条道上，进来的人甚多，出去的人偏是甚少，要想再走进去，又怕迷了路儿，心下十分焦闷。忽闻鼻观间一阵异香，沁人心窍。抬头一看，见道旁有株桂树，那香乃从树上飘来。默念时值新正，丹桂那得有花？幸树身不甚高大，折取一枝。凝神细看，但见这花果然开得香馥馥的，幽越宜人，甚是可爱，不忍轻弃，纳入怀中。举步欲行，猛听得人语喧哗，有一大群人自内而出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村的僧的，不知其数。也有大呼小叫的，也有无精打采的，

海上繁华梦

也有忿忿不平的，也有连连叹息的，也有半颠不颠的，也有撒娇撒泼的，也有形容憔悴似带重病的，也有衣衫褴褛似甚落魄的。末后一人，却是少牧，被那班人围住，着他进又不得，退又不能，万分窘急。幼安吃这一惊，却也不小。欲待迎上去救他，不知为了何事，且又孤掌难鸣，不敢造次，只得高声大叫，只望他自己出来。那知少牧竟如不见不闻，毫不理睬。幼安愈加着急。正当无可如何之际，猛见他睁着眼睛，把这班人瞧了一回，点点头儿，咬牙切齿的一伸手，在怀中拔出一把剑来，三尺多长，寒光闪闪，甚是怕人，向众人举手一挥；回转头来，又向自己当心直刺，心坎间忽然放出灵光一道，照得幽径通明。那一班人，发一声喊，一哄散去。

把个幼安一惊而醒，只吓得冷汗涔涔，重衾湿透，却是一场奇梦。细听谯楼，正敲四鼓。桌上残灯，半明半灭。齐氏鼻息方浓。怀中心香袭人，犹似氤氲未散。细想方才梦中之事，不知主何朕兆，真令人难解难猜。然究竟是个酒后之人，翻来覆去，胡思乱想了一回，依旧朦胧睡熟。

及至醒时，将是辰牌时分。齐氏已起，在窗前对镜理妆。幼安咳嗽一声，舒了舒腰，抽身坐起。齐氏问道：“昨宵酒醉，今日身体可好？为甚起得甚早？可要再睡片时？”幼安道：“昨夜不过薄醉，今已平复，不用睡了。”口说着话，随即下床，穿上鞋袜，套上外衣。早见阿翠推门进来，叫了一声“少爷、少奶奶”，端上脸水，伏侍幼安先洗了脸，然后泡上一碗玫瑰花的上细雨前茶来。此乃隔夜齐氏叮嘱，因恐酒醉的人起来不免口渴之故。幼安接着，呷了几口，放在桌上。一手拔了一个纸煤，唤：“拿枝水烟袋来！”阿翠答

第一回

应，双手奉上一根汉口王恒丰赛银二马车烟袋，又随手划了一枝自来火柴，递与幼安。吸过几筒，放在一旁，问齐氏道：“两个小儿起来没有？”齐氏道：“谅应昨夜睡晚了些，今日尚未起身。”幼安点头道是。

其时齐氏妆已梳好，阿翠过来理了妆具，重新取上牙梳竹蓖，与幼安梳辮。幼安又饮了口茶，将夜来梦境，与齐氏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番。齐氏道：“古语有云：‘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’。大约无甚吉凶。况丹桂飘香，乃是登科之兆，或主将来题名金榜，也未可知。”幼安笑道：“功名二字，我已置诸度外，即使将来果应是梦，何足为荣！况目今时世，不重科甲出身，只须略有钱财，捐纳一官半职，便可身膺民社，手握铜符，反把那些科甲中人瞧看不起，不是说他迂腐，便是说他寒酸。所以弄得时事日非，世风愈下。反不如静守田园，享些清闲福味的好。你向来也是个极有识见的女子，如何反想到这一条道儿？只恐此梦将来断不是这般应法。”齐氏道：“我也不过是依梦详梦罢了，未来的事，那里能猜得准他？何必挂怀，反多疑虑。”幼安道：“我倒不妨，但是杜家二叔，只怕这梦不应则已，应时凶多吉少。”齐氏尚未回言，忽听楼下僮儿谢义高声问道：“少爷起身不曾？桃花坞杜家二少爷清早到此，现在书房候着。”幼安回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请他少坐，即便下来。”谢义答应，自去回复。

幼安整了整衣，移步下楼，来到书房。其时少牧坐在书案之上，看那上海寄来的新闻纸儿，见幼安出来，连忙立起，叫声：“安哥！惊动你了。”幼安笑道：“自己弟兄，何须客话？我因昨宵家宴，多饮了几杯酒，故此起得晚了。牧

海上繁华梦

弟，你来得好早。”少牧道：“我昨日与少甫家兄在虎丘闲游了一回，即便回去，睡得甚早。今日家兄又到沧浪亭探友去了，我独自一人在家寂寞，故此出来早些。”幼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少甫近来兴致可好？我有五六天不见他了。”少牧道：“他自从去年起了个消寒诗社，诗兴甚好。昨日想做几条诗谜，与各社友庆赏元宵，后因我强着他一同出去，故而未曾做得。”幼安道：“少甫这人果然风雅。”少牧道：“家兄果甚风雅，只是僻性些儿。前几天，我偶然想起上海地方风景甚好，只恨从未到过，要与他同去一游。他偏执意不肯，反说上海繁华，我辈少年不去为妙，又讲了许多拦阻的话。安哥，你道这意见僻是不僻？”幼安道：“少甫的话，却也不错，上海地面太觉繁华，少年的人血气未定，本来少去为是。”少牧笑道：“甚么！安哥，你也来了！我想人生世上，游历两字是不可少的。上海虽说世界繁华，依我看来，只要拿定念头，也未见得年少的人必不可去。何况我们不过略住几天，见识见识风景，便回来的，有甚紧要？就是李子靖大哥，他不是常住在洋场上么？年纪也只三十多岁，何尝闹甚事来？安哥如肯做个伴儿，我一定要去走走。不知意下若何？”幼安道：“说起子靖，前日他有贺年信来，甚是挂念我等，深恨不能时常聚首。我已写有回信去了，不知你可曾有信寄他？”少牧道：“我本来也想写封信儿，只因有到上海去的意思，将来聚晤不远，故此未曾寄得。”幼安道：“照你说来，你当真要往上海游玩去么？实对你说，我昨夜得了一梦，甚是不祥。劝你还是静住在家，不要出门的好。”遂将昨夜梦中之事，一五一十的又细细述了一番。那少牧本来是个疏放的人，那把这种梦儿放在心上？只因幼安说得十分郑

第一回

重，故回言道：“古人有云：‘梦寐之事，不可不信，却也不可尽信。’安哥不肯陪我罢了，我一个人难道不能去得？只是寂寞些儿。”

幼安听到他这两句话，晓得少牧是有些孩子性的，他说得到便做得到，不陪着去虽是无妨，惟恐日后倘然真的有甚事情，既是至交，何能放心得下？想到此处，不由不反自己，转口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也并不是拘三泥四的人。你既一定要去，我又闲着在家，上海也不甚多远，何妨陪你走一遭儿。但是少则十天八天，多至半月一月，定要一同回来，方可使得。”少牧听幼安忽然答应去了，好不欢喜，连说：“这个自然。我到上海，本来并无正事，决不多耽搁日子就是。”幼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想何日动身？”少牧道：“今日是十六，我须回去收拾收拾，后天十八可好？”幼安道：“这却随便。不知坐甚船只？”少牧道：“若要快些，戴生昌的小火轮船最好。”幼安道：“我们此去，原是游玩，并非急事，我想不如唤只无锡快船，可以沿途看看景致，岂不甚妙？”少牧道：“安哥既然喜欢，我回去雇一只大号的是了。”二人说说谈谈，时已将午。谢义端上中膳，幼安就留少牧吃过了饭，方才回去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幼安送少牧出门，回至楼上，走到房中，麒儿、麟儿双双的过来，叫了一声“爹爹”。幼安问道：“你母亲可在里面？”麒儿道：“往绣娘房里看做鞋子去了。”幼安道：“你去说爹爹唤他。”麒儿答应，才待要去，麟儿争着他要去唤，两个小孩忽然相闹起来。幼安喝住道：“不要胡闹！你二人同去就是。”麟儿听得，始欢欢喜喜的与麒儿一同去了。不多一刻，齐氏回房，麒儿、麟儿也一齐跟着进来。幼安遂将

海上繁华梦

方才少牧约到上海游玩、择定十八动身的话，说了一番，并言：“去去即回。家中倘有要事，不妨写信到申。麒儿待先生开学，便当送去读书，不可使他躲懒。麟儿须要寒暖当心。”细细的嘱咐了一回。齐氏因丈夫向来出游惯的，上海又近，所以绝不阻挡，只说：“昨天夜梦不祥，今日杜家二叔恰又前来约伴，须要谨慎些儿，早去早回，没甚事情最好。”幼安点头称是。

二人说罢，一个牵着麒儿，一个牵着麟儿，同下楼来。幼安向帐房中取了廿块洋钱，交与谢义，叫他买些土仪，预备到上海时送送亲友；又顺便购些火腿、酱菜等物，以为路菜。过了一宵，齐氏唤阿翠收拾了一副铺陈、一只衣箱，带些棉皮衣服，取下楼去，交与谢义。

两天易过。到了十八，幼安一早起身。梳洗已毕，吃了早膳，下楼来到书房，令谢义将一切应用零星杂物，收拾了两只网篮。诸事才完，听得有人叩门，乃是少牧与船家到了，说船泊阊门外太子码头。幼安问少牧：“行李可曾下船？”少牧道：“均已定妥，但等起程。”幼安遂唤谢义挑了行李铺陈，同着船家先去。自己回至房中，别了齐氏。因他怀孕在身，已有六个多月了，故此叮嘱了好些留心在意的话，又吩咐阿翠及乳娘等一总下人诸事小心。然后下楼，同着少牧出了大门。早由谢义唤有两乘轿子候着，轿役伏伺二人登轿，抬上肩头，如飞的向码头而去。

船家一见，急忙铺好跳板，搭上扶手，请二人下船。其时谢义早经到了，铺陈各物，俱已落舱，见主人登舟，上前交代明白。幼安对少牧道：“不曾问你，可带个下人同去？”少牧道：“苏地到申，路途不远，况且少甫在家，不时有事

第一回

差遣，所以并未带得。”幼安道：“谢义可要随去？”少牧道：“也可不必了罢。谢义并未到过上海，闻听人说，租界地面禁令极多，譬如沿途不准便溺，当街不准晒衣，午后不准倾倒垃圾，夜深不准酗酒高歌，比不得我们苏州地面，可以事事随便。倘然不知底细，犯出些儿事来，反于主人不便。你道是也不是？”幼安点头道：“这却不错，亏你想得甚是周到。”因唤谢义言道：“轿夫的轿钱叫他家中去取，你也可以回家去了。我们此回不带下人，待等回来之日，有信来苏，你到码头迎接就是。”谢义诺诺连声，辞了主人，又回身辞了少牧，上岸同着轿夫自去。这里船家问明并无别客，随即拔了跳板，解了缆绳，立刻开船了。

一路上，波平浪静，日暖风和。谢、杜二人，有时说些闲话，有时看些野景，甚是有兴。到了饭时，船家端上菜来，乃是两尾鲫鱼，一碗肥肉，一碟子火腿，一碟子羊糕。少牧在网篮内取出两只小酒杯儿，一瓶天津带来的白玫瑰酒，先斟了一杯，递与幼安，又自己斟了一杯。幼安略略喝了几口，因是高粱，不敢多喝，唤船家取上饭来。少牧喝了两杯，也用饭了。船家候二人吃毕，撤过残肴，打上脸水洗脸，又泡了一壶茶来。幼安取水烟袋吸了几筒水烟，少牧吸了半枝吕宋烟。此时正是顺风，船家扯起篷来，但听得水声潺潺，那船就如弩箭离弦一般的速。

行有八十余里，天渐黑了，船也停了。幼安取出一只洋蜡烛台，点上一枝洋烛，照得满船澈亮。船家端整夜膳，与日间大略相同，不过两只碟子换了一碟松花皮蛋，一碟爆鱼。二人吃罢，在灯下又略谈了一回话儿，各自安睡。

破晓醒来，但听得耳畔呼呼风响，船家早已开行。及至